

我家有一只父母亲 70 多年前从瓦砾堆中扒出来的大盆子，它白底蓝边，底部还有英文图标，相比于一般居民家中用的小红花盆子，这种大盆子被称作“洋盆”。平时这只“洋盆”被束之高阁，只在春节斩三鲜（肉丸）时偶而用一下，所以至今还完好无损。这只“洋盆”，见证了我的父母在抗战时期经历的劫难。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沈阳，东三省沦陷，面对民族危亡，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我父亲当时在镇海县城一家布店做工，加入了店员工会，还是工人纠察队队员，此时也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还在《镇海报》刊文，呼吁抗日，斥责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那年，大碇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群众运动，贩卖日货的可大昌绸布店成为这场运动的第一目标。当时组织者到镇海县城找懂行的绸布店店员来检验可大昌的布匹是否是“日货”，结果就找到了我父亲。次日清晨，父亲来到大碇，去可大昌绸布店验货，当店老板想蒙混过关时，父亲就指着布匹边沿的“japan”英文字，叫老板自己看，老板就哑口无言了。

由于大革命时期父亲曾作为店员工会的代表，与老板进行过增加工资的谈判，并最终迫使老板将工人工资从每月 2 块银元增加到 4 块，因此老板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见我父亲又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还去大碇验“日货”，就指桑骂槐指责我父亲“不安稳”，是“害群之马”，会给他的店里带来“祸水”。横遭指责，父亲心里也有气，刚

音乐会

■ 心海拾贝

□ 俞继业

几年前，有同事向我推荐过去宁波大剧院听听音乐会，说是单位的票不多，给你一张，我说我不感兴趣。他说这是“高雅音乐”，我笑笑。此后，也就没人向我推荐“高雅音乐会”了。所以宁波大剧院我是一直都没去过，更不知道位置在哪里，只知道在宁波。

后来有去过“高雅音乐会”的人，回来跟我说起音乐会现场的事情，说有人说，有人乱笑，有人睡着了，说了很多等等的故事，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素质很差。我说把越剧放到维也纳去，那水磨腔甩出去几分钟，估计睡觉的人更多。除非你说，越剧是低俗的，我也没办法。我觉得，这种事情全国全世界都一样，有什么好奇怪。再高雅的人，累了，在再高雅的环境也是要睡着的呀。对方觉得我很无趣。

在电视上看杨澜采访冯小刚，冯小刚说他在国外听交响音乐会，也经常睡觉，只是在结束时，被掌声惊醒，起来鼓掌。他说：“鼓掌有一种快感。”——就想起这些事情来。其实，我早在 1986 年就购买了宝丽金公司原版的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而且一直到现在这几盒磁带还有很好的效果。想想当初我的工资是六十几元，一盒原版的磁带需要二十四元，够奢侈了吧。现在我听的音乐基本都是原版的，包括著名的德国留声机公司的唱片，圈子里的人说的 GD 片，还有圈子里说的妈妈碟片。这好啦，都是网上下载的。

前段日子，突然想购置一套发烧级别的音响，向朋友咨询，朋友说要让他看过房间，才能够提供配置意见。我的新居现在才结顶，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样子，特别是墙壁用什么材料还需要整体考虑，这事就搁置下来了。所以这几天发烧欲望也没解决，幸亏帕萨特领驭的音响还行，一路上我把音响开得特别大。那天，儿子把音响打开，帕瓦罗蒂的《今夜无人入眠》刹那间充满整个空间，儿子说，爸爸，你这么高雅干什么呀？我说，我可以找机会和人说我儿子钢琴的呀。儿子撇撇嘴说，钢琴一级。不过，我想说的是，虽然儿子钢琴学了四年，只考出一级，但是四年时间的熏陶，对于音乐的选择倒和我差不多，对那些在舞台上晃来晃去的歌星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我也着迷这样的句子——欧阳江河评论马勒第二号交响曲：“听到灵魂深处，深海五十米，黑暗寂静，钨丝微微一闪，蜡烛划过，烟头明灭，那一线的光明，那对灵魂的触及。那不是物质性的享受，而是一种纯粹的幸福感。”于音乐，我这辈子怕是听不到这样的境界了。



北仑新闻网
blnews.com.cn

北仑新兴第四媒体

网址：www.blnews.com.cn
电话：86783599 QQ群：72934981

父母遭遇的劫难

□ 胡嘉翔

好有人介绍他去上海教书，他就离开布店，携带着母亲为他整理的小皮箱和蚊帐、被铺等行装，到上海闸北的一所教会学校当了一名老师。

1932 年 1 月，教会学校的洋人回国去过新年，在学校上学的有钱人家子女也回了家，空空荡荡的学校留给我父亲照看。不料到了 1 月 28 日深夜，战争突然暴发，日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大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站。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 19 路军奋起抗战。瞬时，枪弹和炮弹呼啸着在学校的周边和屋顶掠过。过了一会，父亲在校门口听到逃难者中有不少人在说日军要炸毁阻挡视野的学校和附近的房子，于是跑出校门，估摸着朝 19 路军的方向逃去。当他跑到一长排沙袋叠起的作战工事前时，一位年轻的 19 路军士兵伸出了援手，将无力攀过沙袋的父亲连拖带拽地拉过了工事。

父亲脱险了，当初他带着行装和希望来到上海,结果由于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只落得光身一人回到了故乡柴桥。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寇的军舰和飞机不时对柴桥及穿山等沿海村镇进行狂轰滥炸。身处战乱之中的父亲，为生计先后干过贩鱼货、收山粉、做锡箔、代客磨粉等营生，不仅收入微

薄，有时还血本无归。1940 年 10 月，父母亲共同谋划，在柴桥下横街十字头开起一家小饭店。当时侵占定海的日军封锁了宁波口岸，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走“单帮”，从舟山进货，到内地贩卖获利，一些单帮客人就在柴桥食宿。一天，父母的小饭店来了几个单帮客人，其中一个看似带头的点了一盆“炒圈子”。我父亲因是教书先生出身，对饭店业务不熟，就回答没有这个菜。客人听了很不高兴，就提高嗓门吵起来，说饭店连这么简单的菜也没有，开什么饭店？母亲闻声从厨房走出来，好声软语地问清情况后，告诉客人去问问大厨师傅。一问，原来“炒圈子”只不过是“炒猪大肠”，于是立马炒好后送上，还陪上许多好话，客人这才消了气。随后在交谈中，母亲还与领头客人攀上了“亲戚关系”，当场改口叫“姑丈”。“姑丈”当晚就住在饭店，还仗义地叫同来的单帮客人今后多多光顾小店。自此，不但“姑丈”会带着许多单帮同伴到我家饭店用餐住宿，还口口相传地说饭店价廉物美，招待周到热情，使更多的客人闻名而来。小饭店有了起色以后，父母亲还相继购入了照明用的汽油灯和盛“高档”菜的洋盆。

正当父母对饭店经营充满信心的时

候，一场劫难却随之而来。1943 年 6 月 11 日，又有四架日本飞机轰炸柴桥。那天警报响起后，父母赶忙关好排门到外躲避。这次日机轰炸，柴桥包括昆亭、穿山等地有 31 人被炸死，上街和下街的百余间店铺被炸毁。当我的父母劫后余生回到饭店时，两间店堂已成断垣残壁，两人毕生的心血和希望瞬间荡然无存。绝望中，父母亲心有不甘地在废墟中用双手翻寻，终于在被炸毁的厨房间找到了几只还完好的洋盆，其中一只一直保存到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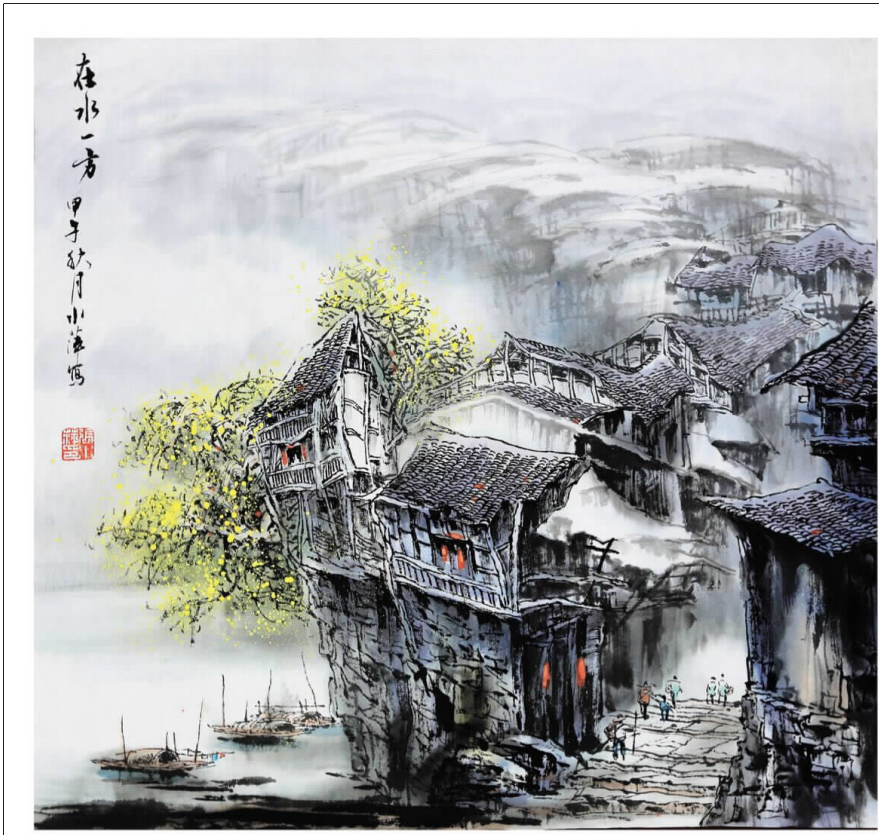
小饭店被炸毁，彻底断了一家人的生计，无奈之下父亲决定去舟山走“单帮”。父亲没走几趟单帮，就在一次从舟山贩货到柴桥途中，遭到强盗（海盜）抢劫。父亲向强盗哀求，诉说老母妻儿待哺之苦。总算“强盗生了良心”，洗劫之余，留下两打（一打十二盒）自来火（火柴），给我父亲作“本钱”。回到家，父母相对而悲，这战乱年代那有平民百姓的平安生计？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父母才真正过上了充满希望的和平生活。我们小时候，每逢春节斩三鲜使用那只从废墟中挖出来的洋盆时，父母总会为我们述说当年他们所遭遇的劫难，并告诫我们，富贵不足惜，没有战乱、社会安定、家庭团圆就是福。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北仑港

刊头画：张水萍
《在水一方》（中国画）



无私的母爱

岷山中学小学部 504 班 王琪翔

暑假开始没多久，扁桃体炎又发威了，早上起来，整个人便昏沉沉的，白天在海边游玩，竟没一点儿精神。

晚上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妈妈便让我早点洗洗睡了，明天一早再去医院。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很久，才渐渐进入了梦乡。

“不会吧！体温计坏了把？”睡梦中，我隐约听见老妈惊慌的喊声。迷迷糊糊的我，费力地睁开眼睛，看见妈妈一手抚摸着我的额头，一手拿着我的衣服，满脸的心疼与焦急，一边快速地给我套上衣服，一边不停地催促着老爸。于是老爸背起我来到车库，然后开着车急急地赶往医院。

深夜里的医院门诊大厅，灯光苍白得令人发寒。经过一番“奔波”，我们终于来到了输液区，我像一只可怜的小鸟，依偎在爸爸妈妈身旁，望着爸妈疼爱的眼神，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当我再次醒来时，天已经蒙蒙亮了，我转过身，不见妈妈踪影，不由得一惊。正着急时，老妈拿着水袋进来了，她把水袋捂在我的身边，轻声说道：“你醒了，还冷吗？水凉了，我去外面换了一袋，感觉好些了没？”我无力地点了点头。看到妈妈脸上大熊猫般的黑眼圈，透过镜片的眼神中流露出无尽的疲倦，一只手还紧捂着胃部，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妈妈一整夜没睡，她的胃一定又痛了吧？

第二天晚上，本以为终于退烧了，辛苦了一天一夜的妈妈也可以休息了，可没想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洗完澡，我便躺在床上，可没多久，便感觉头皮一阵阵瘙痒，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该死的蚊子咬的，可后来越来越不对劲了，身上、头上、腿上，都起了一个个小包，而且痒得难受，一抓包就连成一块一块的了，看着让人毛骨悚然。

加油，乌龟

绍成小学 301 班 陆静文

我家有两只可爱的乌龟，一雌一雄。一只菜龟，我给它起名“小菜”；另一只是珍珠龟，我给它起名“珍珠”。

一天，我放学后回到家，发现小菜的一只眼睛白白的，像糊上了一层“浆糊”。我赶紧叫爸爸过来。爸爸看了看说：“小菜得了白眼病，得及时治疗，否则就会双目失明。”

从此，爸爸每天晚上都给小菜的眼睛搽红霉素眼药膏。虽然我们很努力，小菜也很坚强，可它的白眼病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但小菜依旧很快活，和珍珠一起玩耍、吃饭。它们俩还一起叮叮咚咚地游来游去。好几次珍珠都被卡在自制晒背台下下了，害得它背着一个晒背台咚咚咚地到处爬。那样子可真滑稽了！

爸爸说：“等到天气凉爽了，我们给小菜干养，这样它的眼睛就会好得快一些。”

乌龟，让我们一起加油，战胜那可恶的病魔，重新获得光明！

初航

WISDOM ENGLISH
威士敦英语

全外教·小班化 Tel: 8696 2222

里吞的路

■ 流年飞帆

□ 贺志华

梅山里吞的山吞形状呈长方形，吞内有里吞上路、里吞中路和里吞外塘路三条主要道路，这三条路同一起向，均自北至南穿过整个山吞。

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里吞上路曾经是梅山岛的“官道”，那时岛民们肩挑背驮经饥饱岭过梅山渡出岛进岛，大多要经过这条“官道”。里吞上路始于教场弄（外吞沙塘入口），经蛤蟆墩、大树井、蜈蚣冲、里吞祠堂等处与清修寺旁的饥饱岭相连接，其中饥饱岭脚下的那一段，过去（1947 年以前）曾经是里吞的商业区。在我的记忆中，里吞上路从蛤蟆墩（现梅山街道办事处门卫室那个位置）起铺有石蛋、大树井旁的石蛋路与井台石板的连接处住住有积水。当年我们一带小劳力随正劳力一起去下道头卖棉花、倭豆，正劳力在前面拉着手拉车，我们在后面推车，快到大树井那个地方时正劳力就会提醒：大树井啦抛，当心呵！我们一带小劳力会大声回应：晓得了！晓得啦！因为那个地方是落坡后紧接着上蜈蚣冲坡，为省力，手拉车下坡时需要保持足够的冲力，因此车轮冲击井台旁积水时往往会溅起很高的水珠，有时溅进眼眶里，会使人一时睁不开眼睛。

梅山乡土作者赵飞平著的小说《梅山武源》第 24 回中，提到了沈家祠堂，里吞上路就紧擦沈家祠堂后进的后墙根而过。里吞上路比沈家祠堂要早得多，因为沈家祠堂左厢墙根那个地方有个老地名叫做“缸髻跟”。《梅山乡志》记载，公元约 1600 年，沈恭敬自慈溪迁入梅山下半，居住沈家底。据传清朝初年（约 1616 年）起，有咸祥、大嵩等沿象山港一带的船只在这里停靠，推销缸髻之类的盛器。这里过去有条船泊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能发现路边的砌石做得很不错，也就是说里吞上路当时可能既是海塘，又是道路兼码头。如果真是这样，那应该是梅山岛最早的码头了。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梅山乡政府规划以里吞为梅山的主要商业区，并确定仿柴桥九间头的商业模式，在里吞中路的中心位置集贤建造砖木结构

乡村女厨师

■ 世态实录

□ 仇赤斌

凌晨二点二十分，我给女厨师小

飞阿姨打了个电话，告知我们已经到了。我抬头望西边的月亮，已是农历十七，但月亮还是很圆很亮。月朗星稀，万籁俱寂，可惜气温不低，感觉此刻就有二十七八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应该有三十七八度了，难熬啊。

这样的天气不要说做菜，就是让别人来吃顿饭，也是需要勇气的。可是为女儿上学举办庆祝宴的日子，是老妈过年后就选好了的，厨师也是那时就预定了的。两年前茅弟的儿子上学就是小飞阿姨做厨师，亲戚们都觉得菜做得不错，于是今年选的厨师还是她。

小飞阿姨从旁边的楼房出来了，短发，有染黄过的痕迹，个儿挺高，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看不出她已经 50 多岁了。她脚上穿着胶鞋，因为我们要去宁波路林市场采购，想必菜场地面不会干净，这胶鞋就显出她的职业特点。姐夫借了辆皮卡，负责开车，小飞阿姨负责买菜，付钱就好好。

据了解，小飞阿姨十八岁出道，做厨师已经三十多年了。最早在镇里的一家饭店里跟师父学做菜，到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小饭店，再后来饭店不开，专门上门替人操办酒席。她做的菜味道好，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手艺远近闻名，请她要提前好几个月预约。

小飞阿姨上车后，话不多，似在闭目养神。但到路林市场后，精神就来了，走路大步流星，我在后面紧跟。她手上拿着菜单，先买主菜，对宁波人来说当然是海鲜。宴席上炆蟹是必备的，我看小飞阿姨选炆蟹时，捏捏蟹爪和脐部，很快就从一大堆蟹中挑出了 10 只。回来后切开全部肉

肥膏红，只只都很赞。

蔬菜的品种虽不算多，但也有近 20 种，其中一道凉菜要用到本地的“脆瓜”，路林市场还没有，还是回到北仑后才买到的，不贵，两三元一斤，就为了那脆脆的口感。肉类也是在北仑买的，小飞阿姨说天热吃肉的不多，少买点就好。两斤五花肉做炆烤肉，一斤精肉搅成肉沫做三鲜（肉丸）。三鲜是本地酒席上传统的菜肴，炆烤肉是寓意“拜相入将”，上学酒的必备。

小飞阿姨还特意买了猪前蹄，准备做椒盐猪蹄，说这是她的拿手菜，绝对有人吃。但是做法烦琐，洗净后先在大锅里煮，再洗，放点盐再煮，这次煮的时间长了许多。然后沥水，下油锅里煎炸透。等上桌时再炸一遍，撒上椒盐才算是最后完成。食之，酥香软滑，表面干干的，可以用手直接拿。又很有嚼头，是绝妙的味觉享受。大多数人都喜欢，有少量剩下的，打包回家，第二天再蒸一下，椒香依旧，却更加韧滑，实是美味。

五桌酒席办在村老年协会，大厅有空调，但厨房里没有，闷热难当，加上脱排油烟机坏了，这做菜实在是受罪。除了炆蟹外，中餐和晚餐的热菜和冷盘都不一样，这样其实共做了 10 桌菜。

两点多出门买菜，到晚上快八点才收工，历时十七八个小时，小飞阿姨的精神状态却一直很好，带着两个帮工和一个徒弟干得有条不紊，令我佩服不已。

小飞阿姨用手中的菜刀和炒勺养大了两个女儿，并将她们送进了大学。现两个女儿都已结婚，可惜她们嫌做厨师太辛苦，不想接母亲的班。目前有个年轻小伙跟着小飞阿姨学。